

1988  
BO YANG WEN SHI  
ZI LIAO

波阳文史资料

883

第3辑

1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波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5、

1988.10

H158126

# 波阳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波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 目 录

大吉风云	.....				
张美勇 应三娥	张初开 张美照	张美兵 张林中	口述	余跃春 应美星	整理(1)
护航队	.....	陶英	(6)		
程翊虎口脱险记	.....	程连生	口述	耿松影	整理(9)
殚精竭虑办学校	.....	段德彩	(13)		
土产联营公司	.....	陈松龄	口述	陈先贤	整理(18)
船行和陈箕沅	.....	陈炳奎	口述	陈孟庆	整理(21)
王云魁与王成大布店	.....	.....	.....	谢良哉	(27)
太平春酒楼	.....	胡高祥	(29)		
“涌金泉”和“涌锦泉”茶馆	.....	.....	.....		
陪星	口述	梦沁	整理(37)		
波阳烟及烟丝业	.....	赖连显	(39)		
漫话波阳银鱼	.....	陈先贤	(42)		
波阳脱胎漆器	.....	戴修文	(47)		
三青团在波活动简介	.....	潘大容	(50)		
“三·一三”事件后的刘鹏	.....	蔡金林	口述	光清	整理(59)
黄鹤会袭击县人民政府	.....	张桂林	(62)		
青珠乡选举闹剧	.....	徐绍稚	(66)		
莲湖乡周、姜两派竞选的丑闻	.....	张鹏翼	(69)		
田畈街警察队为匪经过	.....	江涌	口述	饶峰	整理(71)

- “吹火筒” ..... 戴修文 (76)  
波阳城街巷名称 ..... 汤富祥 李舜鸿 (77)  
五大宗教在波传播史话 ..... 江卫东 (82)  
莲华山 ..... 张汝水 (88)  
我忆鄱阳天主堂 ..... 曹 伦 (91)  
三所学校校歌 ..... 彭定新 陈孟庆搜集 (98)  
儒林轶闻 ..... 孟庆 龙泉 (99)

## 大吉风云

张美勇 张初开 张美兵 口述  
应三娥 张美照 张林中

余跃春 应美星整理

民国十九年（1930年）8至10月间，红十军遵照党中央指示，在打九江围武汉的进军中，曾两度攻克波阳县城。在此期间，李新汉同志率红军两次进驻大吉张家，组织和发动群众成立农会与乡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红十军在大吉张家召集全县干部会议，成立波阳县革命委员会，李新汉任主席，程仰山、陶达兼、黄锡堂、曹元德为委员。在芦田大吉张家还建立了鄱阳县警卫大队，下设三个分队，全队共五十多人。配合红十军，狠狠打击了白军民团，先后“三战八齐”，“智取韩湾”，“攻打石前岭”，“大战栎林方”，“奇袭铁路前”，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斗志，革命烈火在广阔农村熊熊燃烧。

1930年农历七月初八日（8月31日）下午，李新汉骑着战马，率领一百多红军战士，来到了大吉张家。这些战士大多数穿着灰色军装，头戴灰色军帽，帽上缀着红五星，颈上系着红布带。他们有的扛着枪，多数战士手持马刀和梭标。这支队伍虽然服装不整齐，武器不一，但个个精神抖擞，斗

志昂扬。当他们来到大吉张家村时，只见村内鸡犬无声，门户未开，一片寂静。村口墙壁上张贴着国民党保安团的反共布告和标语。在红军到来之前，当地一些土豪劣绅张文山、应凤初、应日高等一伙人，在群众中造谣诽谤红军，说什么：红军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威逼煽动群众逃离家园，妄图给红军开展工作制造障碍。

李新汉等领导同志见此情景，意识到形势严峻。当即决定：部队就地安顿，严守纪律，保护群众财产不受损害；召集紧急干部会议，讨论针对敌人的破坏，如何深入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展开土地革命斗争。第二天，红军战士每村头庄尾刷满了“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

“苏维埃政权万岁”等标语；一方面组织工作队进山，动员群众回村，经过宣传，消除了误解，他们都陆续回来了。群众回村后，看见家里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丢失，红军战士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又待人亲切、和蔼，事实使他们识破了敌人的谎言，增强了对红军的信任。

红军发动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先后在各村帮助贫苦农民建立“雇农会”、“乡苏维埃委员会”和“儿童团”，并成立农民自己的武装——“梭标队”。张招胜被任命为梭标队队长。在乡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各村都展开了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革命斗争。

红军的到来，使一些地主豪绅闻风丧胆，他们既恨又怕，西岸湾村的张文山、应凤初、应日高等早已逃之夭夭。栎林方家的方志雨（初升），是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为维护其阶级利益，纠集八齐一带的地主豪绅、流氓地痞，以宗教观念欺骗群众，组织民团与红军对抗；并获得鄱阳县长姜伯彭核准，在八齐成立好义局保卫团，任命蔡品辉为团

总，金才新为副团总，日夜训练民团，觊觎苏维埃政权。

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保证土地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李新汉等领导同志，决定对八齐的反动势力，组织一次军事打击，重点袭击反动堡垒——栎林方家村。经过严密地组织与发动工作，以一个排的红军战士为主力，和大吉、张家、王柏山、杨家冲、枫树下、父子墩等村，及邻县乐平的约千余人的赤卫队员，在七月十四日（9月6日）浩浩荡荡向栎林方家进军，迅速将该村包围起来。虽然乡长方恒发统督民团在县警察队的配合下，负隅顽抗；但由于红军与赤卫队员的英勇善战，经三小时之久的激烈战斗，终于攻下了反动堡垒；县警察队狼狈逃窜，反动乡长方恒发当场毙命。方志雨逃跑了，愤怒的群众放火烧了他的房子。

栎林方大战之后，红军威震八齐；群众扬眉吐气，革命激情更加高涨，踊跃参加革命组织，有的成为革命骨干。如大吉的应细妹（女，波阳县政协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86年病逝），蔡家的蔡妹仂（女）是乡苏维埃执行委员；张仁山、张号元、高彩莲（女）、朱赛英（女）、张祥忠等人为乡苏维埃委员；应风祥为乡苏维埃文书。有不少青年踊跃要求参加红军。蔡凤秀两个儿子应善松、应善柏都参了军，使红军队伍得到了发展壮大。

为了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红军将阴谋杀害程仰山同志的板桥黄家的黄意美（拐子）和那些欺压人民，民愤极大的恶霸，土豪劣绅一并抓起来，于八月十二日（10月3日）上午，在大吉村召开宣判大会。李新汉等领导来到戏台上，当众历数了黄意美、张科元、王成宗等人的罪恶事实，并代表苏维埃政府庄严宣布判处他们以死刑。这时，台下一片欢呼：“打倒土豪劣绅”！“苏维埃政府万岁”！的口号顿时

响彻上空。镇压这些人，人人拍手称快。

八月下旬的一天，大吉农会带领成百上千群众来到上八齐首富王柏山村的王万春家里（王万春有良田540亩），打开他家的粮仓，大济贫困。贫苦农民都高兴地挑着满箩，背着满袋的粮食，走出王家大门。他们望着自己用汗水打下，被地主剥削去了如今又回到自己手中的粮食，心情无比激动，有的人兴奋得流下了眼泪。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没有苏维埃政府，那里有今天。事实使他们不断觉醒，各村农会会员不断增加，青年要求参军的人越来越多，农民们打土豪，闹革命的劲头越来越高。

在苏维埃的领导下，各农会带领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革命威力震慑下，地主豪绅们都老老实实地答应了农民要求，减租减息工作取得重大胜利。

由于赣东北革命斗争形势变化，农历九月二十九日（11月19日），李新汉率领红军战士向弋横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红军离开大吉时，道路两旁站满了送别的群众，人们都依依不舍地同亲人话别，有的叮嘱自己的亲人一心革命多立战功。大多数人都流着眼泪，盼望亲人早日回来。

红军走后，阴霾又笼罩着大吉等地上空，张文山、应凤初、应日高等土豪劣绅马上派人与国民党清乡大队联系，对革命进行疯狂地反扑。红军留下的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与骨干力量，如程仰山、朱茂贵、张招胜、应凤祥等皆遭杀害。甚至对参加革命的家属也进行惨无人道的报复。他们残酷地利用封建宗族房股实行逐户清查，自行处置。西岸湾村的老板应正治与房股老板应凤初两人互相勾结，以清理门户为名威逼群众到处搜捕苏维埃干部与家属。应凤祥同妻子张金凤为躲避敌人的搜捕，白天带着十二岁的大女儿应三娥、六岁的

小女元娥到张家冲打木梓，晚上则卷着铺盖在村前菜园禾秆堆边睡。十月初八日（11月27日）应凤祥夫妇在张家冲打木梓时，被应凤初带人抓回西岸湾村戏台下杀害，张金凤一刀未杀死，竟被他们拿松树杈子活活打死。

十月二十日这天，应佳士（国民党军官）应善举等带着五六十名荷枪实弹的清乡队员来到西岸湾村，他们逼着全村百姓来到村口的一块空阔地上，把红军战士应善柏的母亲、农会会员蔡凤秀推出示众。应佳士等一伙为了“杀一儆百”，妄图剿灭革命力量，竟惨无人道地要用晒簟把蔡凤秀卷起点天灯。面对着死，善良的蔡凤秀不愧为伟大的革命母亲，坚强的战士，她没有屈服，没有后悔。她从容地把插在后脑上的一支绿鬓针取下，放在自己的口中；她衔着满腔的仇恨，衔着对革命胜利的希望，毅然走向前去，在一片熊熊大火中壮烈牺牲了。在场的群众无不掩脸哭泣，他（她）们面对敌人的残忍，都把仇恨深深地埋在心里。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红军在大吉播下的革命种子，已在人民的心中深深地扎根下去。

## 护 航 队

陶 英

解放初期，鄱阳湖上很不平静，盗匪时常出没于湖泊港汊、芦苇草泽之间，商旅裹足，货客运几乎断绝。一条通往景德镇的芝田公路，抗战时就被破坏了、没有修复通车，这唯一与外地联系的波阳至南昌、九江、湖口、景德镇等主要航线，已被迫停航，来往物资中断，严重威胁着波阳的国计民生。为了尽快地安定社会秩序，恢复波阳的水上交通，是当时迫不及待的问题。为此，1949年7月份，即解放后的三个月，鄱阳军分区决定成立了水上护航队。

原先鄱阳军分区就设有航运指挥部，由军分区李参谋长任指挥长，马林任副指挥长（具体负责）。部内设三个科，即军事科、民运科、供给科。护航队属航运指挥部领导。其实，当时整个指挥部只有五个人。指挥部设在小路口积善堂内，护航队设在茅园关帝庙内。护航队成立之初仅有队长汪仁和我两个人。在这以前，我在军分区侦察连工作。有一天，司令部人事科找我去谈话，要调我去护航队。我来航运指挥部，见到指挥长。他说：“现在只有汪仁和你俩负责。兵员只有12人，这12个人还是前几天动员来的，6人是伪警察，6人是小贩。我要求你俩在一个月内招兵，发展两个排的人；目前任务就是一边护航，一边发展兵力。武器和军需供给到军分区领取。”最后，指挥长征求我的意见，我即提出两点：一是要增加干部，按连队建制须要一个指导员，三

个排长，还有事务长、文书；二是要求调一个班老战士来当班长，因为招来的这些新兵，没有老战士教导怎么行呢？可是指挥长说：“我们这一个分区只有166团一个团兵力，下辖六个县，无法抽出兵力来，你们去动员群众参军吧！”我也知道当时部队剿匪任务很重，只得按上级指示去招兵买马，一边去和骚扰鄱阳湖水上交通的匪徒作战。

同年8月底，二野奉命向西南进军，鄱阳军分区撤销，鄱阳县归浮梁专区管辖，护航队改隶于鄱阳县航运指挥部，军需供给由县财政科拨给。到9月份，已发展有2个排的兵力，全队共有73人。队长汪仁和，指导员赵德春，二排长是我。我还兼任事务长和文书的工作。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发展到有两个排的建制，是不容易的事。为此，我们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我们的武器装备，在当时来说是比较优等的。全队有轻机枪四挺，步枪都是由482团供给的新的“七九式”、“三八式”的枪枝。

谈到我们队的主要任务，不言而喻是护送船只，保证航运畅通；同时，也配合482团在鄱湖一带剿匪，建队以来，鄱阳开往南昌、九江、景德镇等地的班船及货轮，我们都派有队员护送往来，也从未发生事故，保证了航运畅通，其间，有几个战斗片断的回忆：1949年7月27日，军分区指示我们派出一个班兵力，护送船只到乐平鸣山运煤至九江。一只汽艇拖有十几只大木船，长长一条船队，行速很慢。船只来到茅麦湾附近，突然有很多小船从四面包抄而来，并威胁我们停航。我们知道遇到了土匪，我立即组织火力，向前面飞驶而来的五条小船射击。土匪倒下去了，后面的小船见我们有兵力押运，且火力较强，便调转头狼狈逃跑了，我们没

有追击。从这以后，我们往来这段水路再没有发生阻碍了。”还有一次是护送南京市工委书记彭涛同志的事。那是在同年9月份，县委书记赵渊同志忽然来电话找队长，恰巧他出差去了。我从电话中回报家中只有我一人管理工作，他立即要我到县委去接受任务。我来到县委见到赵渊同志，他指示：一是要两挺机枪护送；二是负责在途中不出问题，要保证百分之百安全。当时我说家中只剩一挺机枪，他立即要我去482团借用一挺。第二天上午，赵渊同志陪同彭涛同志来到我队。赵渊同志询问我们的准备工作怎样？我说：“一切按上级指示办好了！”然后他才说：“护送的是彭政委，彭政委阔别家乡约20年，顺道来家探望老母的。护送到南昌靠岸，自有省军区的人来接。途中要特别留意。”那天，是“大吉昌”轮船拖班船开南昌。我和其他战士上船后，幸好一路风平浪静，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下午六点钟顺利到达南昌时，省军区派来的一班人已在大桥上等候多时了，彭政委和我们全体护送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并一再感谢我们说：“同志们辛苦了！”他那谦和的态度，至今还铭记在我的脑海里。

为了维护水上安全，对有形迹可疑的船只，须加以盘查了解。有一次，我们发现一小渔船，内装有两只漂亮的大衣箱。经我们盘问检查，得知是国民党骑兵学校中将校长胡竞先的箱子，是企图偷运藏匿起来的。箱内全是毛料等贵重服装。计有西装20余套，呢大衣3件，皮大衣1件。里面还有几张胡竞先的名片。当时我们将它送到县政府去，船夫经过教育后放回去。

又一次在湖口县查船时，发现管景文等三人（管任波阳第一区区长）开小差回北方家乡去，我们对他三人进行了教

# 程翊虎口脱险记

程连生口述 耿松影整理

(编者按：程翊烈士生平，在《波阳文史资料》第一辑有过简略介绍。此篇系烈士生前的警卫程连生同志，口述的程翊烈士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机智脱险经过的回忆。执笔者乃程翊之大嫂耿松影同志。)

1939年，党组织派程翊同志回波阳参加县委工作，利用其家居波北山区的条件，在船湾地区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领导马尾港、桃溪渡、候家岗、新田垄、新桥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根据党的指示，打入国民党爱民乡公所（即现

育，带他们回县，交政府处理。

在配合军分区482团剿匪方面，我们把零星潜伏的“九路军”反革命分子消灭不少，特别在响水滩和都昌境内围剿“九路军”时，我们护航队战士日日夜夜地搜捕进剿，到同年9月份，才把匪首李逢春捕获归案。至此，鄱阳湖水上交通，基本上安定下来。

1950年元月，护航队经浮梁军分区批准并入波阳县大队，编为第四连，到12月份，县大队战士参加抗美援朝战斗去了，我调回县政府工作。回顾护航队这七个月的战斗生涯，是在水运交通上披荆斩棘，与狂风恶浪搏斗的峥嵘岁月，为波阳人民开辟了一条风平浪静的安全大道而扬帆前进！

船湾乡)任乡长，利用合法身份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保证我党赣北特委组织的秘密活动，他积极组织民众，购买武器弹药，武装自己，充实力量；在家乡新田塗等建简易兵工厂，自制手榴弹等兵器，兵工厂设在江山坞。这里四周皆山，冈脊起伏，林木参天，中有一小块平地，此处进出口狭窄，易于防守，利于隐蔽。因兵工厂部分机床运到时，为地方反动势力所察觉，加之程翊平时为维护人民利益，如为食盐平价供应等事同当地地方势力发生摩擦，而遭反动分子嫉恨，他们视程翊为眼中钉，非欲拔除不可，互相串通，秘密向景德镇国民党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告发。这样程翊于1941年5月被捕，送景德镇关押。

程翊被捕后，党组织即派刘罗生、周济同志和其二哥程则、三哥程栻（其时大哥已被国民党逮捕）表兄余德彰等赴景德镇设法营救。波阳籍老国民党员刘铭箴是程父之挚友，当时在景德镇任《豫北日报》社经理，并在第五行政专员公署任参议之职，他们就通过刘向有关方面打通关节进行营救活动；并将我（中共党员程翊的警卫员）安排在监狱服侍程翊同志。

国民党当局未掌握确凿证据认定程翊同志是共产党员，只得将程羁押监狱。程翊借此抗议，拒绝饮食，装病卧床不起，屎尿皆溺于床。月余后，刘铭箴到监狱探望程翊，程因数天未食，面容憔悴，床褥狼藉，臭气熏人。见此情形，刘甚怜悯，他说：“想不到病成这个样子！先保出就医再说。”于是，在刘的帮助下，得以保出就医。程翊本来无病，到医院恢复饮食后，经医药调理，便可渐渐下床活动。先在室内，后在院中，有时也到街上走走。在医院治疗期间，程翊认真治病服药，尽量不外出活动，以麻痹敌人，之

后，程仔细观察，发现对他的监视不象以前那样严密，便与我商量逃走计划。

6月的一天晚上，倾盆大雨，外面漆黑，医院四周宁静。程翊认为这是逃脱虎口的良好时机。他和我各披一件雨衣，悄悄溜出医院，即刻踏上停在医院门口的二辆黄包车，迅速过浮桥，到景德镇河西下车。下车后，程翊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交给两名车夫，车夫见如此多钱，非常感激，连声道谢，程翊说：“不用谢，你们只是不要对人说送了两个人过桥，就行了。”两名车夫连忙道：“不会说，不会说，”程又交代：“要是有人问起你们看见两个人没有？你们就说没有看见”。他们忙说：“是，是。”

我们两人出了景德镇，不敢走大路，借着地形熟悉，走山间小道，当时天下着瓢泼大雨，天空漆黑，我们借闪电之光摸索前进。山上荆棘丛生，山陡苔滑，有时只得爬行，雨衣已不顶事，全身都在滴水。天近黎明时，我们走到一个单门独户的小草房前，里面住着一位看山的人，他是我党的地下交通员，我们在那里换了衣服，吃了饭，休息片刻，便又继续上路了。

程翊化装为国民党军官，我装扮成他的勤务兵，两人大模大样地走在大路上，这时雨已停了，天空出了太阳。快到黎家岭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骄阳当空，热气蒸人，打柴人都汗流浃背挑着柴走下山来。他们边走边谈话，其中一人说：“今天黎家岭来了好多兵，把住路口搜查过往的人。”另一人道：“听说是昨天景德镇牢里跑了两个犯人，是这边人。早晨景德镇打电话来：所有路口都要把住搜查。”程翊听了，故意放慢脚步，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欣赏山区景色。待打柴人走远了，我就急忙问：“怎么办？”他却幽默

她微笑着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兵，我是国民党的军官，怕什么？”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他接着安慰我：“不要怕，跟着我就是，我走你走，我坐你坐。”他那临危不惧的精神感染了我，我激动地望着他说：“好，我听你的。”

我们两人走到黎家岭时，已是中午过后。路边有一小茶铺，茶铺门前有一个用稻草搭的凉棚，摆着三张桌子，桌边放几条板凳，里面有两个人坐着吃茶，有五、六个国民党兵守在路边；还有几个兵团在另一张桌子上，吃着桌上的瓜子、花生米、五香蚕豆……。茶铺老板两眼盯着他们，两手紧紧握在一起，站在铺门口，一声不吭。我们二人从容走进茶棚。一个兵正伸手去抓花生米，看见进来一位军官，赶紧把手缩回来，两手交叉着撑住下颌。其他几个兵会意地望着他笑，程翊装着没看见，径直朝一张空桌子走去。我也跟着坐在桌边。程翊招呼茶铺老板泡茶和要点吃的东西。老板见是一位军官，连忙泡了两碗茶，并拿来茶饼、芝麻糖放在桌上。程翊一边吃茶，一边和老板聊天，问他生意可好？过路吃茶的人多不多？……等等。我由于心情紧张，加上天气炎热，头上直冒汗。程翊见我那样子，只觉好笑，即招呼老板结帐。他从口袋里摸出几张钞票递给老板。老板一边伸手拿了其中两张，一边说：“长官，就这都有多。”程说：“拿去吧。都给你的。”老板直望着程翊不敢接钱。我接过钞票塞给老板：“给你的，就拿去吧。”程翊笑笑，从容站起来，两人走出了茶棚。转过山湾后，我回头对他说：“你真行，我都急死了！”程笑着说：“急什么！我们晓得他们（指国民党兵），他们又不知道我们。黎家岭虽然有人认识我，别说没碰上，就是碰上了他们会说吗？”我说：“要是碰上对头呢？”他说“哪里这么巧。再说，这大热天，他们正躺在竹

## 殚精竭虑办学校

### ——记黄铎同志办学

段德彩

黄铎同志是我县碧山乡马头村人，1906年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聪敏，得本村塾师青睐，允其免费附读。后入鄱阳中学，在陈绍平、彭定乾（彭涛）等进步同学帮助下，思想觉悟大有提高，经中共地下组织吸收为党员。他24岁在南昌师范毕业时，由于他父亲去世，家境更加穷困，难以继续深造，只得回乡任教，并暗地从事革命工作。1942年，他被当地恶霸黄鹤鸣所害，终年36岁。关于他在乡间为民请命，与恶势力作斗争等事迹，暂且不谈，现只谈他在家乡办学二三事，也感人至深！

#### 一、筚路褴褛建校舍。原县立第四中心小学（即田畈街

床上摇扇子哩，会亲自出来放哨？”我很同意他这一判断。由于程渊同志机智勇敢，履险如夷，我们就这样巧妙地摆脱了敌人的监视，闯过了层层岗哨，逃出了虎口。

虎口脱险回到家乡的程渊同志，在党组织领导下，重新组织起一百余人的赣北游击队，他被任命为游击队司令。这支革命武装力量，在群众的支持下，活跃于波北山区，象一把利剑插入敌人心脏，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使革命斗争之火又燃遍波北山区。